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輯
沈雲龍主編

安吳四種

包世臣著

文滄出版社印行

安種

安

真朱光題

吳

四

WE 197/01

先大夫幼受庭訓讀書一目十行能得其深年十九游蕪湖受知於中江講院故欽待御程公世淳面試冰賦奇其才薦於徽甯道宋公鎔值大旱命作誅旱魃文稱於時大興朱文正公署巡撫聞名招至皖江節署肄業以賈生相期許後游楚蜀江浙燕齊魯豫與沈小宛王仲瞿張翰風李申耆劉申甫周伯恬周保緒魏曾容宋于庭董晉卿諸先生及當代名公相砥礪聞見益廣三十外好爲詩故侍郎曾公煥任兩淮運使時有某君贈詩百韻歎其精妙於席上出示先大夫索紙筆和原韻頃刻立就同座驚絕流傳人間數千首然不存稿中年學書由歐顏入手轉及蘇

董後肆力北魏晚習二王遂成絕業其誘掖後進教誨不
倦就其所學多所成就如凌曉樓汪孟慈劉孟瞻薛子韻
張司衡王西御王勾生楊季子梅蘊生吳熙載朱震伯諸
先生其最著者也在袁浦遇郭君大昌從悉河事僑揚州
久知鹽漕得失道光初有中衢一勺之刻時釋碧溪好書
爲刻論文論書諸作名曰藝舟雙楫先大夫出游日久習知
民間疾苦時時與當道論說而信從者少至道光甲辰就
旌德譚氏講席方哀生平著述集爲管情三義齊民四術
並舊刻中衢一勺藝舟雙楫更加增益名曰安吳四種先
用聚珍板印行五百部嗣因訛字較多咸豐辛亥重付刷

刷印二百部版存金陵癸丑燬於兵燹書遂罕見不肖弟
兄學業謫陋媿不能讀父書思綿手澤乃覓得原書在鄂
再刊梨棗發坊以廣流傳集內附錄之文半係顯微闡幽
諸公後輩熾昌當亦垂念斯文與爲不朽矣先大夫晚任
江西新喻令一年罷官有惠政至今豫章人能言之所著
說儲全書並文集十數卷藏於家將續刊以問世焉同治
十一年八月朔日男誠謹識

安吳四種總目敘

中衢一勺三卷附錄四卷

藝舟雙楫論文四卷論書二卷附錄三卷

管情三義賦三卷詩三卷詞一卷濁泉編一卷

齊民四術農三卷禮三卷刑二卷兵四卷

共三十六卷

敘曰乾隆己亥先君子抱世臣於膝上授以句讀壬寅侍遊白門爲八比六韻乙巳再游白門誦選詩而好之戊申誦選賦又好之丁未見調駐防赴臺灣慨然有志於權家求其書於市并得法家言私兼治之王子先君子病甚歸

里無生計。藝蔬以易藥餌。因究農家利病。甲寅先君子棄
養。嘉慶丁巳負笈出游。始見毛鄭氏詩。鄭氏禮。戊午入楚。
已未入蜀。倥偬戎馬間。謂可試所學。而有言不信。辛酉冬
游江浙。見官擅漕利。民冒死與官爭。心憂之甚。壬戌世臣
避暑浮玉山。洋盜蔡牽犯上海。砲子入城如雨。鎮道遣四
櫓快艇延世臣。而蔡逆於遣使之次日外竄。世臣至鎮道
請閱並海島嶼。見北洋沙船數千艘停泊黃浦。因發海運
可救漕弊之議。乙丑遊袁浦。河事亟從。司河事者問訊莫
能言其故。後遇郭君。得悉成敗之所以然。中聞往來揚州
見鹽事日否。梟徒常滿囹圄。而綱日絀。問之司鹽事者。惟

言緝私不力而已。蓋鹽係利事。官商夥廝。司事者各懷利心。又由竈而場。由場而壩。由壩而所。由所而岸。各司一事。莫能兼通。間有流寓之明者。又以志在攘利。所言率抹鍛心得。惟取悅商。以遂已求。世臣滯迹既久。分詢合稽。略悉其本末。道光甲申年。且五十。高堰決。糧艘不達河北。當事採及海運之議。而舉行多不如指。於民仍無益。故有中衢一勺三卷之刻。閱數年。揚州柳蔭菴住持性恬字碧溪。嗜詩與書。見世臣論文論書諸說。抄錄十數首。爲二卷。付梓。人名之曰藝舟雙楫。以配中衢一勺。二書既出。外間欲得者多。閩粵浙皆有翻板。然二書於鄙說實未詳備。故校正

錯誤而附益之較舊刻倍有差世臣以乾隆癸丑成兩淵
十六篇五千餘言攙論古兵事得失爲書五篇亦五千餘
言嘉慶丁巳己未間爲當路條列時事又五千餘言謬以
知兵名於時辛酉教授鳩茲者半年爲姚生論說入長出
治之事始於網羅曠軼以備急需而杜後患繼之造就烝
髦以育人材而善民俗爲說儲一篇五六萬言又以郡縣
至爲樞要詳說保甲學政戎政課績農政五事爲說儲下
篇又五六萬言嗣蓬轉江湖見山川要害有今古不易者
有隨時輕重者驗之已成事爲形勢考異一書序說粗就
繼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其說大都相出入遂輟

業又見民間紅白事繁簡豐儉多失中且儀節無成式欲斟酌今古忖度貧富爲鄉人禮一卷再三改竄卒不敢定其本復刪採自漢迄明正史刑法志及詔令章奏傳記所載據唐律疏義參互錯綜審察其世輕世重而衡當否於以推測人心風俗隆污之源則是非不謬而徧求清熙式不可得未能排比成書世臣奔走數十年既負米鮮優暇又精力日衰乃欲哀生平論說以爲齊民四術四術者農以養之禮以教之不率教則有刑刑之大則爲兵而艱於寫定蹉跎及甲辰年政七十不能自已以說儲上篇體大事叢不可分散唯前後序及序目附論成文者摛入附錄

以示端緒其下篇則與舊著類集之中不無繁碎姑勿加
芟薙庶備有心世道者采覽而已至詩賦業之最早似有
得於作者之意卽其辭涉哇靡要皆義存諷諭并集錄之
曰管情三義大凡三十六卷卷約萬餘言總名爲安吳四
種吾涇本秦縣季漢分安吳敝居附近其治故以爲名擬
求活字板排出數百部以防散失此外大小雜文與四種
無可附麗者尚十數萬言別錄清本與說儲上並藏於家
世臣於經則詩禮於史則國語國策馬班陳范資治通鑑
於子則孫吳孟荀韓呂於總集則文選古文苑於彙編則
通典冊府元龜山堂考索稍見其深其餘冊籍徒供涉獵

未有真得敝箒之享固爲有識所笑然猶賢乎已也道光
甲辰秋九月廿六日涇包世臣慎伯甫書

擺成後同人得書者多苦句讀之難僕亦病其錯謾層
出又間有未穩洽處年來頗加增刪薙改至咸豐紀年
釐訂差定重付梓人因爲離句倦翁再記

男誠孫希龐希蘭校字

家丞

家言

總目敘

四

中衢一勺目錄序

從弟世榮季懷
族子慎言孟開合註

海運南漕議

嘉慶九年蘇州作

籌河芻言

嘉慶十三年四月清江浦作

覆戴師相書

嘉慶十四年都下作

策河四畧

嘉慶十五年十月揚州作

一萼紅詞序

嘉慶十六年十月安東作

下河水利說

嘉慶十八年邵伯作

以上六首爲卷上

郭君傳

嘉慶二十二年都下作

答友人問事優劣

同上

說壩一 同上

說壩二 同上

辨南河傳說之誤 同上

南河雜記上 同上

南河雜記中 同上

以上七首為卷中

庚辰雜著三 嘉慶二十五年十月都下作

庚辰雜著四 同上

庚辰雜著五 同上

覆吳提刑書 道光二年十二月大名作

漆室答問

道光四年十一月揚州作

啓顏漕督

道光四年十二月揚州作

海運十宜

道光五年六月揚州作

以上七首爲卷下

右言河十一首言漕三首言鹽一首兼言河漕二首
言水利三首河之本事也都次歲月集爲一編

敘曰河漕鹽三事非天下之大政也又非政之難舉者也
而人人以爲大人人以爲難余是以不能已於言也漕難
於鹽河難於漕事難則言之宜詳余是以不能已於言而
於河言之尤多者也然余有所不能已而言河言漕言鹽

其書脫手流布傳寫者既苦錯誤又或以意竄改至異事
實然以是被聲聞矣然以是遭屑齒矣而皆非余作書之
意也余少小見官民相爭必於漕而無以已之嘉慶七年
遊海上比物察情以爲舉海運則公費大省而官之困於
丁與民之困於官者可以小紓而無藉以成其說值八年
衡家樓河決穿運得達於蘇撫卒不見行乃作海運南漕
議以爲私書十三年江督請帑六百萬大修汰黃隄援東
河成案以什六歸濱河之鳳泗徐淮揚海六府州分十年
攤徵歸款予以鳳徐諸郡邑民瘠而危數爲變南河例無
攤徵似難奉行又正料爲根本至計

南河舊以派廳蕩料
爲正料各廳領價自

購爲購料故有移正作購參案近則名葦稽爲正料與編
撮名雜料者對舉而蕩料餘方俱由庫道作收支料變爲
紙幾如會子然黍稽仍名稽葦蕩左右營南河之天府也
料是惡害去籍之未盡者

近迺專以購價啖工員庫貯倍蓰庫貯猶言額支而工仍

無料區脫視蕩徒稱餉絀乃爲籌河芻言明經費之無假

外求冀當路之或牖其衷也故相國覺羅長文敏公戴文

端公持節視南河見其書遂得罷攤徵之議而採用接築

長隄接長蓋壩之策文端以籌蕩非奉使所及事而心以

爲善文敏嘆釐淤爲經久碩畫以江督係其姻婭授本使

自奏行之既久不報文敏遂面陳其略奉

旨飭江督仿靳輔遺法自籌治河費一切開例商捐課程

諸說皆不許在籌議之內。江督卒以每食鹽一斤增河費三釐。具覆。慮浙閩粵之鹺賈。并因緣爲奸。以病齊民矣。而河事愈亟。乃爲策河四略。以俟能者。十六年。故節相百文敏公。以臺長出督兩江。在都。得芻言四略二書。首舉蓋壩有成效。語在郭君傳。遂并舉。接隄籌蕩。其籌蕩章程。雖出余手。而發行于十月。爲時已緩。又未能先委十萬。是以不獲符前說。止增採餘柴四百三十萬束。浮於原定正額過倍而已。而工員奉派正料。塚數已爲四五十年來所未聞。見慮嗣後蕩事益治。遂停購價。誘語滋起。文敏以籌蕩之故。知釐淤事必可行。頗欲究其說。左右見文敏意在修好。

乃巧爲謠詠以尼之。工員乘機并翻籌蕩之局。司事者既獲重咎。共幸蕩事可已而。

廟謨獨斷。飭仍核實。妥辦事。得不廢道。光紀年以後。河勢復否。而奇險疊見。卒保安瀾者。

垂裕遠而正料足也。十八年豫東之役。故工部尚書蘇公得芻言。知釐淤事未舉。遂於籌議經費案內。列款入告。奉敕交文敏。文敏深忿不自己。出所親承望風。指減淤數。以薄其功。欲蘇公舛余言。而亦無不藉致富貴矣。故南督黎襄勤公十六年春初。擢淮海道。卽購二書。珍爲秘錄。演其說與河督爭堵倪家灘。以知名。繼識余就問書旨。尤詳其

機要多取裁決焉十七年春襄勤建議守倪家灘格隄余以如議則大隄必潰沮壞全局駁正其事始有隙然是秋超升爲督仍力舉東水對壩課柳株驗土埽稽塚牛減漕規南河例價名目請移東禦兩壩一切依二書所言雖移壩不得請而灘柳茂密土料如林工段修潔河身深邈錢糧節省者過半秩秩改觀矣徒以誤矧圉堰構險驚心遂使志出苟完計專救敗而救敗尤非上游則以虎山腰減汎水而歸墟于周橋下游則聽葉家社旁洩不復自守前說東水壩尋亦罷廢襄勤之言曰黃漲非人力所能禦鑿山腰以減之無刷塌之虞而有化險爲平之妙余見其議雖成而

事尚未舉恃舊德以諍之曰黃以無溜爲至險攻大埽不與焉湖以淤底爲至險掣石工不與焉閘下謂減黃入湖爲化險爲平黃緩湖高吾坐見其積平成險也兩險交至其禍甚烈閘下意在及身然或未能以憂患貽後人已自圈堰病發襄勤常恥見細語在雜記上及以危言論山腰尤啣之自是爲水火矣會東河屢決藉以少安馬睢并合河歸南境經行一載之後交汎則清河安東阜寧三縣所轄河長且二百里水勢常平隄而中泓無溜襄勤憂悴不知所爲惟力疾奔走遂以道光四年春病瘵卒官而後人智同賓雀無覩敗徵不數月高堰竟決余目擊鉅艱乃作

漆室答問以發因敗爲功之機而當路莫能採錄者於是
運道大梗相國英公据余議爲海運之請而奉行依違委
任胥僮上海商民被擾蓋略與清江之撥船運夫等矣未
幾沮海運者皆敗余意事在決行乃爲海運十宜以布之
良以藿食思深決策廿載之前天時人事迫歸一術誠不
忍見其或有得失使噍噍滕口說以疑衆隳成而汲江嗟
其無及食葵憂其告匱也夫親見子雲古人所嘆鳧鵠來
遠物理所珍昨聞東督張公請集羣議有自謂無及成於
六德之風

聖明嗟賞飭行所奏稽其摺稱汎到旁午霜後宴息徒知

言防莫事求治又謂南河多分洩而致受淤以及築做對壩束水數事則主於問河事優劣說壩而雜取郭君傳四略以爲說至云用靳輔爬沙船是未見辨南河傳說之書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張公卽盡見其書庸遽盡其意乎郢書治燕周官亂宋夫豈一槩而已或者曰君子之思不出位吾子少稟殊資弱不好弄攀躋羸劉鞭笞唐宋千名未聞羅隱一命不沾李白孺仲之子蓬頭仲晦之母糲食食貧而處脂不潤居窳而名津匿跡先憂後樂矢口嚶嚶自爲則已早爲人則已勞舍田芸田毋乃病乎余曰造車合轍匠氏之方也明齊知類雅儒之行也古之爲河爲漕

爲鹽而善者治其事而後蒼黃趨蹶貿貿以從之耶抑其
事素立也手無斧柯則待其人亦濟世利物也雖勞何病
或又曰陰用其言陽棄其身雖有功而不究吾子得此於
諸公也屢矣况不乏下石焉者乎何吾子之不悔而無戒
心也余曰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賈生發策而收功於主父
偃王文成踵其術以從思田之役功施到今賈生藉免術
疎之誚於後世幸矣諸公有採余言以効功當世者余之
幸較賈生爲大且君子立言非以爲市也而何悔乎古之
以言獲禍者皆傾危不詭於中余言所知能主利濟者取
則焉又何戒之有然而利害倚伏相待以發惠以養老賤

以黏牡同是飴之見也故余議海運將以紓民困也今海運已舉官不受丁困矣而其所受之困雖不至如丁之甚而事加先是民未困於官而官先困也官既先困則民之繼困當益甚是余說之反也此之不能不戒也故校錄諸書附記更歷以飴有心三事者題曰中衢一勺爲其不足以言尊也夫設尊於衢飲者自斟酌之然或飲之而過節與性不宜飲則皆足以致病然以有致病者而徹其尊則必有求飲而不得者已是必如黔敖要於路而自飲之耶然有不食嗟來者則速其死再三求處於无咎之地而不得是亦未可以不悔也道光五年十二月八日涇包世臣

填伯甫書於許市舟中。

合註倪家灘在雲梯關下八九十里十六年冬襄勤承辦減工下段引河倪家灘先於是年春漫口河督不肯堵塞受淤尤厚襄勤估挑引河深一丈五尺以其土於兩岸堅築縷隄長三千丈首尾緣以格隄斜屬之大隄兩縷隄相距才九十餘丈十七年春李家樓合河歸故道縷隄內身仄堅守格隄水無所洩必旁攻大隄故駁正之虎山腰係十八里屯舊址就其基展寬引水入丁塘湖鑿山腰爲減壩洩入引河注洪澤湖坐落銅山縣城西三十里係銅沛廳所轄葉家社在黃河北岸

去海口五六十里。馬工係馬營壩在河南武陟縣黃沁同知所轄儀工在儀封縣係蘭儀廳所轄

男家誠孫希經希蘭校字

中衢一 附錄目錄敘

附錄一

袁浦問答 嘉慶戊辰

海澱問答 己巳

與秦學士書 道光辛巳

記直隸水利 畿南畿北畿東 壬午

代大名兵備富敬齋爭堵漳河決口稟戴使相 癸未

記畿南事 癸未

上英相國書 乙酉

讀昌黎集書其後 乙酉

宣南答問 丙戌

跋李紱書齊蘇勒覆奏淮揚運河劄子後 丙戌

山東西司事宜條略 丁亥 書喬徵君紀事文藁後 丁亥

附錄二

代楊桂堂給事駁奏開放舊減壩摺子 丙戌

代楊桂堂給事上防河摺子 丙戌

小倦游閣雜說一 丁亥 小倦游閣雜說二 己丑

小倦游閣雜說三 庚寅

附錄三

閘河日記 己丑

附錄四上

卻寄陶宮保書 戊子 代議改淮甌條畧 庚寅

上陶宮保書 壬辰 答蕭梅江書 壬辰

上陶宮保書 甲午 答謝無錫書 甲午